

天使雄風飛彈時代

懷念海軍生活之八

●黃宏基（退役海軍少將）

海軍邁入飛彈時代

我到艦隊訓練指揮部接四十年班任敬吾學長職位，任參謀長，指揮官為袁昌炎中將，袁將軍軍官隊三十七年班畢業，他任兩棲作戰司令部司令時曾主持過最後一次中美聯合兩棲演習——勇士演習——時我任高雄艦聯戰中心主任，納編為通信組組長，旗艦由美海軍人員運輸艦（AP）松島號擔任，中美聯合兩棲演習在我記憶中僅有兩次，一次為藍天演習，屬師級演習是民國四十年代的事；再一次則為勇士演習，規模較小，屬營級演習，是民國五十年代的事。

自噴射機及面對面飛彈相繼問世之後，艦上之傳統火炮已無法擔負艦隊防空及對海攻擊之重任；我國財力不足，且科技

落後，中山科學研究院雖然盡力在培養人材，發展軍事科技，但緩不濟急。中東六日戰爭，以色列的優異表現，給予我們很大的啓示，以色列與我國雖無邦交，但積極反共，就憑這一點，他願意把他在中東戰爭中有實戰成果的天使飛彈系統賣給我們，當時，我們與沙烏地阿拉伯尚有邦交，因此這宗「買賣」尚須設法保密，免得

傷了友邦的感情，我任參謀長期間，正值海軍「天使」及「雄風」兩型飛彈相繼實施試射，我們引進「天使」飛彈之後，中科院即以「天使」為藍圖仿造「雄風飛彈」：大小、射程、高度、性能幾乎完全全一樣。試射成功，海軍開始邁入飛彈時代，教育訓練及保養維護同步進行，射控系统也逐步改進，海軍的劉曙希博士、韓光渭博士、蘇鴻縉博士、張文濤博士以及

徐學海將軍、張壽坤將軍、陳晉衍將軍、姚紀仇將軍都付出了心力。很榮幸的，惠陽軍艦竟成爲第一艘安裝武進系統的飛彈驅逐艦。

參贊敦睦我被烏龍

民國六十五年，正值雄風飛彈試射緊鑼密鼓的時期，官校六五敦睦支隊奉命編成，支隊長郝德雲將軍來找我，希望納編我爲支隊參謀長，經指揮官袁昌炎將軍同意，總部正式發布命令，我一方面忙試射的任務，同時也完成了敦睦支隊的遠航計畫，有一日向當時任艦隊司令的陳東海將軍簡報飛彈試射計畫時，當他知道我將隨六五敦睦支隊遠航，很不高興的問我，誰同意你納編敦睦支隊？我報告他說，郝德雲支隊長曾徵得袁昌炎指揮官同意，總部

正式發布命令，他說：試射任務那麼忙，我不同意你離開，敦睦支隊參謀長由旗艦艦長兼就可以了。本來郝支隊長來找我，我就曾經向他報告，現在很忙，可能無法分身，他去說服了袁指揮官，但卻沒有向陳司令報告，才會變成這種局面，不能幫郝學長的忙，我也祇能說「抱歉」了，但我的任命並沒有正式命令註銷，有一天時任副總司令的鄒堅將軍到南部主持一項會議，在四海一家看到我，沒有直接問我，要他的隨員徐忠國上校，在休息期間，悄悄的對我說：副總司令奇怪你為什麼沒隨敦睦支隊遠航，我乃將陳司令不同意的原委向他說了，徐上校很納悶的說：「為什麼副總司令都不知道，命令也沒註銷！」

卅九年班金鳴禧學長，新訓中心指揮官是四十年班的何炳銳學長，航訓中心主任是四十年班的朱普華學長。僅有後訓中心主任是四十四年班的陳忠國上校，因之對各學校之督導，完全要指揮官親自出面，而學校的教育行政，有他自己的作業體制，艦訓部也無能力支援，是海軍編制中最不合理的一種體制；雖然如此，但也不妨礙各單位的正常運作，祇是有關新武器系統之試射及教育訓練問題，參謀長之協調聯繫角色比較吃重，因此與徐學海校長的接觸較多，而事關新武器系統將來在海軍生根發展的問題，徐校長更不能掉以輕心，學校的幕僚體制也祇能維持正常的教育行政，於是有關新武器系統的問題，多由徐學海將軍親自研究，我亦成了他最好的助手，目前海軍的二代艦的武器系統，能發展如此順利，徐校長在培養種子教官以及武器系統的教訓工作上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系統訓練協調連繫

初到艦訓部時，兵器學校校長是卅八年班的徐學海學長，通信電子學校校長是卅九年班的李宗傑學長，航海學校校長是卅九年班的汪元培學長，輪機學校校長是

京官好做近水樓台

民國六十六年七月袁昌炎指揮官奉調一軍區司令，新任指揮官為三十八年班李用彪學長，六十七年元月將晉升中將，李

指揮官為人風趣豁達，六十六年底晉升令尚未發布，有一天，他找我閒聊，他說：「參謀長，我明年晉升中將一定沒問題，你看我的新任侍從官名字叫黃竹蔭，三個字頭上都是兩顆星。」我們都哈哈大笑，我說：「即使侍從官不叫黃竹蔭，指揮官也是篤定升級。」話一出口，我忽然感覺有「拍馬」之嫌，反而覺得怪怪的。

民國六十七年六月我任參謀長已二年八個月，總部作戰署署長歐陽位將軍到南部來，特別來看我，因為當時訓練組組長我的同學顧崇廉上校五月一日調總統經國先生第一任海軍武官，接替人員，他建議署長找曹志明和我任擇一位，曹志明同學時任艦令部作戰組組長，因為我們倆都家居南部，訓練組工作很忙，而且離家又遠，因之他先徵求我們的意見，曹同學意願不高，陳司令也不放人，李指揮官則鼓勵我去，他認為我在艦訓部那麼忙，總司令未必了解，作官一定要做「京官」，在總部你的努力，總司令可以說每天都看得到，而且我太太也希望我去台北好好努力一番。

主管訓練精實為先

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一日我奉調總部訓練組組長，主管全軍訓練業務，除我在艦訓部所熟悉的艦隊訓練外，尚有陸戰隊訓練、兩棲訓練、三軍聯合聯盟訓練、體能訓練等，擁有三位副組長分別為海軍官科、陸戰隊官科及政戰官科，另還兼民間社團帆船協會之總幹事，發展帆船運動。

其時總司令已由鄒堅上將接任，原總司令宋長志上將已榮任參謀總長，六十五年七月一日生效，為海軍繼黎玉璽將軍任總長後之第一人。

訓練工作，首重求精求實，故推行「精實訓練」為當時艦隊訓練之重要工作，每一艦隊應安排每一屬艦每三個月實施精實訓練一次，訓練之時間，依艦型需要由艦隊自行決定；妥擬計畫，落實驗收，務期每艦實施「精實訓練」之後，戰力保持在最高峰，每三個月實施一次，旨在不受義務役士官兵退伍之影響。因科技日新月異，電腦普遍使用，各類教練儀不斷推出，不但可在教練儀上操作裝備，如同實戰，且可訓練組合功能，由電腦評分，軟體程式也可由自己設計，故海軍乃計畫普遍設置教練儀於各基地。首先採購者為以色列愛爾伯公司 (ELBIT) 之戰術教練儀，

(TTC)，整個採購案，由訓練組江定邦少校負責，以我在通電處採購裝備之經驗，全案包括教練儀之硬體設施，軟體需求，教官培訓，維護能量之建立，基地教練儀中心硬體之設計及興建等；計畫務求周延，往返於艦訓部、兵校多次，聽取使用單位之意見，經多次修訂，做成完整之採購案，也可作為爾後採購其他教練儀之範本，經與以色列愛爾伯公司在台代表之協調，海軍可先派一組人員赴以色列參觀並操作其現有之戰術教練儀，也可藉此對海軍之需求有進一步之了解，原擬於六十八年七月份即可成行，後因預算之獲得及人員編組之研究，延至十二月始定妥機票。

兩本護照巧遇貴人

六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正在南部辦理海軍運動大會，突接署長歐陽將軍電話稱：「徐學海將軍等一行十八人，廿六日赴以色列之機票發生問題希即返台北處理。」當晚趕回台北，始知搭乘之班機須經德黑蘭，渠等持有以色列簽證之護照，航空公司拒載，須另辦前往法國簽證之護照，時間如此迫切，再辦一本護照談何容易，何況廿五日為民族復興節例假，但

我還是要試想辦法，乃決定親往外交部一試，當晚得知蔣彥士先生廿五日調外交部部長生效，其隨員李聖謀乃官校四十九年班同學，廿五日上午八點，著整齊之冬季軍常服，進入外交部，直奔部長室，見李聖謀同學一人在隨員室，正翻閱文件，我趨前說明來意，他說他也是第一天上班，不過海軍的事，一定得想辦法。正談論間，見次長錢復先生進來，與李聖謀寒暄，致歡迎之意，並問蔣部長何時到部，見我在旁，非常客氣的問李秘書，這位海軍同志是你同學嗎？有什麼事嗎？我乘機將我的困難簡要報告，錢次長說：海軍的事，我們一定要幫忙，隨即離去，李秘書笑著對我說：學長，有他這一句話，就沒問題了！果然，沒一會兒，護照科張科長即至，他說時間迫切，今天又是例假，希望我能派三人協助作業，下午，十八本護照如期趕出，但張科長特別囑咐，兩本護照，絕不可同時出現，必須由領隊妥為管制；隨即趕辦簽證此事順利完成，也可算是一樁奇蹟。

其實戰術教練儀小組在以色列參訪與實習時程僅十九天，愛爾伯公司作了很妥善的安排；但回程的機票同樣也發生了問

題，幸公司總裁，請託以色列空軍總司令設法，始得成行，這真是個講「關係」的世界。

直至民國七〇年，始於艦訓部成立作戰研究發展組及戰術教練儀組主司其事，其自動化之電腦兵棋系統迄至民國七十一年初始自以色列引進裝設完成，而距我離開訓練組近兩年矣，此一工作自籌設至完成花費約五年時間，復於七十六年實施系統功能更新，正式命名為「海軍電腦兵棋中心」，其基本功能為：可模擬現在及未來海上各種戰術狀況；可同時實施十二個艦機單位，單方面或雙方面之對抗操演，並裁定戰果；可自動模擬艦艇、飛機的偵測、運動、火力、通訊、後勤及全自動化指揮管制能力；可模擬仿真實性的作戰環境，能與海上實兵作直接接合；具有快慢、凍結等不同之調速戰鬥演習比例。

縝密協調克竟全功

那個年代，海峽風雲已不似五〇年代緊張，演訓工作是海軍整軍經武的重點，除了年度固定的訓練演習之外，為因應新武器系統之發展以及展示國軍戰力，六十七年舉行了多年未實施之「國慶閱兵」，

亦是總統蔣經國就任後的一件大事，當時的總長是宋長志一級上將，國防部總務局局長是任敬吾將軍，大家都希望這次閱兵能辦得比以往更好，尤其是海軍已正式完成「飛彈化」有些新武器裝備必須向國人展示，訓練組就承辦是項閱兵的單位，早在半年前，即要開始準備，確定兵力，開始訓練，詳列需求，先期整備；訓練組都必須考慮周詳，先會有關署處，釐定支援權責，先期完成參謀協調，八月份第一次協調會，由副總司令林蟄生中將主持，林將軍是海軍有名的思慮縝密的人，也很「擇善固執」，會前，我將有關的會議資料，先行面報，就訓練進度，支援項目，部隊進駐台北，及國防部要求重點等，一一說明，並強調各項支援工作先會有關署處，得其允諾，副總司令僅作裁示即可，這種協調會，以往總要花費四、五個小時，各單位爭論不休，而「主席」也不能斷然裁決的會議，沒料到一個小時即圓滿解決。

當時的主計署署長謝振華將軍會後很感慨的對我說，這是他到總部以來，所看見的最成功也是最沒浪費時間的協調會，我也告訴他會前的周詳準備，才是會議圓滿的主要原因。

雙十閱兵如期舉行，天公不作美，竟下起雨來，空中分列臨時取消，當海軍的隊伍，通過閱兵台前時，雄壯的步伐、亮麗的服裝，一致的精神，迴響起如雷的掌聲；第一次呈獻在國人面前的海權、天使、雄風等各式飛彈，真是搶盡了風頭，風雨中更增強了官兵的信心。

漢聲演習總統親校

我在訓練組長任內，主辦了一次總統親校的兩棲登陸演習。定名為「漢聲演習」，選擇在澎湖馬公的豬母水海灘舉行；總統親校的兩棲師級演習已經多年沒有實施，對海軍當然又是一件大事，總司令鄒上將特別挑選了時任戰技委員的宋炯將軍擔任灘頭狀況說明官，負責演習進行中的各種狀況說明，並回答總統先生的垂詢，那幾天馬公真是「冠蓋雲集」，訓練組不但要控制演習的進程，同時要安排長官們的膳宿，我動員了組上的全體參謀，詳細的分工，各司其職，有條不紊，那時三軍總司令都同住在當時馬公最大的一家觀光飯店之中，空軍總司令烏鉞將軍和我們鄒總司令多走在一起，陸軍總司令郝柏村上將則被澎防部的陸軍長官擁戴著早已不知

去向。那幾天鄒總司令正為海軍鎮海軍艦撞船事件而煩惱，演習前一天晚飯後，烏總司令乃提議去喝杯咖啡，並安慰鄒總司令說：「老鄒！想開點，我們空軍在三度空間還會相撞，何況你們海軍在同一海面活動？」鄒總司令始較釋懷，開始談些輕鬆的話題，從浴室浴缸不夠長，談到魚翁島呂酒瓶的海產，天南地北，不時夾雜著兩人爽朗的笑聲。

第二天天氣出奇的好，兩棲演習遇上好天氣，就已成功了一半，日時舟波按時登陸，各項演習時程均順利進行，總統蔣經國先生，精神奕奕，不時垂詢各項狀況，八時左右，見有一橡皮艇載蛙人數名在灘頭右側出現，總統則問他們在做什麼，宋將軍乃據實以報說：這是登陸部隊的「突擊小組」，本應該於日時以前二小時，「突擊登陸」，怕引起守軍「誤會」，乃延於日時以後實施。這種沒有「敵情觀念」的狀況，甫一出口，在場的軍事將領都暗暗叫苦，幸總統未再深究，嗯了一聲又問了別的話題，鄒總司令演習完畢在車上對我說：「宋炯就是一個老實人，實情實報，就不會想到編另外的理由，譬如說『救難』什麼的，如果總統要深究，那還真

是麻煩呢！」，其實宋將軍並沒有錯，錯在演習指揮官把黎明前的突擊行動，延後「表演」。

在訓練組主辦的另一項重要演訓，就是六十八年七月四日飛彈快艇FAB的飛彈試射演習，定名為「桐樹演習」，參謀總長宋長志上將親自出海驗收，當他眼見兩枚雄風飛彈在編隊的快艇中噴火射出，一道輕煙消失在水平面的盡頭，而旗艦的戰情室廣播出「兩發均命中目標」時，他在海軍總司令任內籌建的第一代飛彈快艇，終於有實力加入戰鬥序列，內心的欣慰，可想而知。

推展帆運甘苦備嚐

當時的訓練組，還要負責推展帆船運動，海軍總司令被推選為「中華民國帆船協會」的理事長，這是一個民間組織，因為海軍較具推展是項運動的條件，因之義不容辭的接下了這一重擔。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依據人民團體組織法向內政部申請設立「中華民國帆船協會」，十二月廿九日奉准，總司令宋長志上將榮任為第一屆理事長；成立之初，僅有海軍帆船俱樂部、福隆帆船俱樂部等少數帆船運動的愛好

者，副理事長薛國航是推行是項運動最熱心民間人士之一；福隆帆船俱樂部的詹正峯兄弟為此一運動，可謂「傾家蕩產」，「無怨無悔」，詹正峯畢業於海軍官校五十四年班，十年退伍，即投身此一運動，其尊翁為福隆當地有名之詹外科，兄弟二人設計製造「兄弟型」單桅帆船，曾希望能在台灣帆船運動中全力促銷，惜因設計不良，不能勝過現有之「雷射型」而遭淘汰，血本無歸，但兄弟二人仍不屈不撓，哥哥留在福隆主持福隆俱樂部，並鼓勵其長子詹志鴻投身此一運動，詹正峯乃南下，在高雄首創高雄帆船俱樂部。

我到訓練組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帆船運動尚屬初創期間，雖然每年都必须舉行一二次大型全國性的帆船比賽，但是有很多問題都必須設法解決，諸如俱樂部的組織規程、帆船基地的籌設，帆船運輸問題之解決，比賽規則之擬定，裁判之培訓及認證，帆船運動之安全規定，推廣活動之方式等，均須一一策畫，教育部每年支援之經費有限，舉辦活動尚嫌不足，故納編協會之工作人員，全屬義務性質，多以訓練組之參謀兼之，其中以協會秘書江定邦出力最多，其他如張錚、翁孝正、范

敏虹、胡肇基等也皆全力以赴，故每次辦理活動都必須忙上一個星期，不眠不休，精神令人感動。推展此一運動，尚須協調媒體，全力配合，聯合報系民生報有兩位年輕熱心記者，曾計畫推出一企畫案，擬請當時名節目主持人李季準，製作一個一小時的介紹帆船運動之節目。後因經費無著，胎死腹中。然仍有不少熱心之企業家，願意支持此一運動，惟因礙於我等有軍人身分，不願接受其金錢上之資助，僅有在比賽活動時支援選手之住宿問題，如石門芝麻酒店之張克東及翡翠灣俱樂部之蘇銘等皆是。

舉辦帆船比賽，必須有周詳之計畫，首先須決定比賽地點，其中水域、潮汐、風浪狀況、選手之住宿膳食、參觀民眾之聚集情形等均為選擇場地必須注意者，然後是航道之規畫，最好能使選手盡可能的航經各類風向，以考驗其駛帆技術；並須實施裁判講習，研究帆船運輸集中問題；當時因帆船運動尚不普及，選手殊少能擁有自己的帆船，必須由帆船協會統一調派、集中運用。

為解決私人帆船的運送問題，也曾至公路監理單位交涉，自用小客車，安裝車

頂固定載架之後，准予裝載雷射型以下小型帆船之規定，小型帆船拖車也然，比賽現場之救生措施為每次比賽必須重視者，海軍幸有爆破隊支援，故是項工作至為完備並協調各地區基地醫院派遣醫生護士隨時急救醫療。選手經常均係比賽前一日抵達，故先舉辦「帆船之夜」之聯誼活動，以增進對帆船運動愛好者之情誼，邀請媒體記者參與，以廣宣傳。比賽水域必須有足夠之小艇，做為交通、救難之用，亦惟有海軍能設法調派支援，以今日之觀點，此類「假公濟私」之行徑，將為「民意代表」大作文章之題目。然在當時，仍蒙各級長官之誇獎。此一時，彼一時，真是不能相提併論。

帆船運動就在這種「公私不分」的條件下，慢慢發展，我在訓練組近三年，從三個俱樂部慢慢擴充為十三個俱樂部，「帆船人口」亦由當初之百餘人增加為二千餘人；同時我們認為推展帆船運動必自青少年開始，於是我們想到救國團的「暑期活動」，這是一個很好的途徑，另外我們也希望能參加國際比賽，並在各縣市成立縣市帆委會，將帆船競賽爭取列為台灣區運動會競賽項目之一，這些努力，在我七

十七年自海軍退伍時，均已次第實現。

帆船運動是一項有益身心且對環境不會造成污染的運動，在我們國民所得日漸增加，週休二日逐步實施之情況下，前景無可限量，也非常值得推廣，台灣四面環海，我們也希望有一天，到處可看到有帆檣林立的帆船基地出現，更希望在碧海藍天之間，湖光山色中有點點白帆，馳騁其間，是當初我們這一群為這項運動盡過心力的朋友，最大的安慰。（未完待續）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規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規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傷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